

翠台客聚
潘國霖

由江湖至抗命

雙語翻譯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，翻譯員要起碼掌握來源語 (source language) 和目標語 (target language) 的讀和寫。如果是中譯英，則中文只需理解力高，英文則還要寫作能力也強；反過來英譯中，對譯者的中文書寫的要求遠超過英文閱讀。

二零一二年，有人談到大學生在入學面試時，遇到考官問及「江湖」一詞的英語，這其實是很專業的文學翻譯話題。據說那位老師提示可以借中國著名章回小說《水滸傳》助談。然後香港有兩位曾經留學英國、主修英國文學、約好這兩位先生女士公開發表的中英文論述，都是給潘某人「指正」過。

本欄長期讀者或會記得，筆者當年就指出，應該參考英國歷史文化，將「江湖」譯為「world of the outlaws」。舊日大英帝國本土無非是小國寡民，英格蘭可真是沒有什麼像個樣的大江大湖，要類比就只能談談「俠盜羅賓漢」(Robin Hood)。他是個隱居在森林中、劫富濟貧的「綠林好漢」。不論漢語字詞還是英文字彙，在實際應用時都常有正反兩面的意義。貶義的outlaw是「不法分子」，褒義的outlaw則是「法外強徒」。《水滸傳》的梁山好漢和英國民間傳奇中的羅賓漢，豈不都是不受皇法約束，隱居逍遙的好漢嗎？所不同者，梁山好漢在江湖之遠開山立櫃、自建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群；英格蘭的羅賓漢則穿梭遊走於皇法管不了的森林之中。

中譯英這回事，可不是簡簡單單讀過幾年英國文學就可以，專業的觸覺不可少。翻譯文學要有足夠的文化視野，翻

譯科技文獻則要有理工科的入門基礎。至於社會科學(包含政治科學在內)的名詞翻譯，同樣要認識中外歷史文化的差異，一字一詞之未善，隨時有可能影響廣大人民群眾。

二零一四年香港發生了七十九天「非法佔中」(原本要「佔領中環」，後來改為金鐘)的動亂，發動這場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道德的非法活動，理論依據是所謂「公民抗命」(Civil Disobedience)。筆者認為這是個「按鈕式哲學」(push button philosophy)下的誤譯，建議應改譯為「公民不服從」，欣見近年也有人使用我的譯法。

「抗命」是主動反抗、容易引發暴力；「不服從」則是消極抵制。「公民抗命」的英文原詞，還有「Passive Resistance」(消極抵抗)或「Non-violent Resistance」(非暴力抵抗)。香港社會主流講「公民抗命」而不講「公民不服從」，結果就是七十九天的「非法佔領」充滿暴力，自稱「和平示威」的暴民，打傷了許多向來維護法紀、除暴安良的香港警察。有非法「佔領」的頭目訛稱示威者「手無寸鐵」，那時我就對朋友說：「他們有的雨傘一定全都是紙製的『油紙傘』！」

筆者小時候沒有聽過「公民抗命」什麼的，只知印度聖雄甘地領導的「不合作運動」(Non-cooperative Movement)。人們談「Civil Disobedience」的時候，常會提及甘地。香港的暴力「佔領」，實在侮辱了甘地！

《水滸傳》描寫的梁山好漢既有劫富濟貧，亦有禍及無辜。香港的「非法佔中」則是針對小市民，破壞社會秩序、擾亂日常作息、損害經濟民生。

翻譯這回事，可不慎哉？

思後天地
廖正

端午情懷

時光荏苒，轉眼間，一年一度端午節快將來臨。連小朋友都知道端午節的意義，是耳熟能詳，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故事。記得國父孫中山曾有句名言：「愛國，做人最大的事情。」從孩提開始，便應接受愛國主義的教育。打從入幼稚園時，老師首要教導學生認知的常識是「我是誰」，小朋友便會清楚知道我是誰了，「我的姓名」、「我是中國人」。

香港回歸祖國快將到22周年了，對祖國的認知、對祖國的歷史和常識，一定要清楚。正值本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的好日子，全國各地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在內，正在籌備慶祝祖國70周年節日。香港工商專業界協會正在籌備一個慶典，將於8月11日下午假座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3樓大會堂舉行經典文藝大匯演，據主席芬姐所介紹，慶典將會招待3,000餘人，其中表演包括兒童粵劇、學生樂團、文藝合唱團和中西經典名曲舞蹈等等，內容精彩紛呈，參加者相當積極熱鬧。眾人皆認為能夠置身於慶典中，彰顯自己的愛國精神和對祖國之情懷，十分高興。芬姐興奮地說，首個節目由《我和我的祖國》這首家傳戶曉的愛國名曲打開序幕，回應了「愛國，做人最大的事情」。

回頭講述香港各界人士在端午

節，又適逢雙親節的好日子，一眾團體都組織活動紀念。傳說中端午節最令人嚮往的傳統是扒龍舟、洗龍舟水，取其吉祥之意。芬姐猶記得在年輕時曾組織一群熱心婦女參加油麻地龍舟鳳艇比賽，雖然已時隔數十年，回想當時場面之熱鬧，仍然歷歷在目，相當興奮。

而我們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，眼看著自己的祖國日益壯大，無論對外開放、法治改革、科技創新進步等等，在國際上取得輝煌的成就。尤其是在法治改革、法治進步，都令世人讚歎不已。最令世人驚歎的是中國在法治方面的開放，現時，當局已通過互聯網直播法庭的審訊情況。案件的審訊，關鍵在於法庭的公正與公開，獲得信任與否。近期港府對《逃犯條例》的修訂，有某些人提出多項批評與反對，其實是因為對內地的法庭公正存在疑問。

港府當局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及保安局李家超局長等，為此向立法會議員以及各商界、各社團作出詳細解釋。近日，港府更公佈為《逃犯條例》修訂事項作出三方面的六項保障措施的改善方案。其實，反對的最主要原因是某些人對司法、執法缺乏信心與尊重所致。如今政府從善如流，公佈了改善方案，將提高《逃犯條例》中移交門檻至七年以上。經此改善，我們期望能盡快通過修例，這是為香港好！

心常帶開
潘金英

幸運公事包載滿愛

一個寫作人的公事包除了筆，究竟還會載些什麼呢？

《幸運公事包》是東瑞的近作，我很欣賞他對創作的熱愛，這個公事包，原來載滿愛及魄力！我覺得東瑞對文學不離不棄，堅定不移，對文學創作的用心及用情，非常難得！

東瑞的人生經歷十分豐富，這是他筆墨生涯中一本好特別的書，內容除了遊記外，也收錄了描述日常生活的散文，有隨意，也有嚴謹的不同面貌，但都寫出特色來，雅俗共賞，令人喜讀。

《幸運公事包》中，東瑞和太太外出旅遊，有影皆雙，究竟為了什麼？書的序文寫：讓心靈在旅途飛翔，旅遊就是為了獎勵自己，補償自己。原來夫妻倆每年為事業拚搏和努力，都會很勞累，出遊，就成為一種休息方式。東瑞夫婦最喜歡到人跡罕至的山中、寂靜的海灘、安寧的小城、古街小巷，因為感受到短暫的日子靜好，可使心靈在安靜的大自然裡度假、漫遊，面對高山大海沉思默想，有所微悟，回港就會放下、看淡、看破，再度出發了。我讀了很認同東瑞的觀點，深有共鳴。

東瑞夫婦的旅遊目的很簡單，度假而已，為何吸引？全因書的內容親切祥和，又令人深深讚美！遊記字裡行間，勾畫出生活及旅遊中深度的感知，流淌着歲月沉香的心靈之聲；夫妻幸福，其樂融融，無論到哪裡旅遊，都與風景渾然一體，幸運公事包載滿愛，東瑞夫婦人到無求浪漫遊，夫妻倆似快樂神仙美眷；遊蹤文字自然好玩、好看，令人嚮往；讀後深深地感受到二人生活的幸福感，讀者豈不是也想偷師來打造這幸福感呢！

對於我這個讀者而言，我認為東瑞以味覺(美食)、嗅覺(氣味)、視覺(顏色)、聽覺(聲音)、觸覺(觸摸環境)五感作為筆下提到的景與各人事物，令人觀其文字如見其人，跟着他細膩的文筆穿梭時空，在某個巷弄裡的小店舖，嗅到撲鼻而來咖哩香，那些具體而微妙、真實的畫面伴隨着文字的移動，都令讀者知道人是在哪裡，聽見開心熱絡的喊叫聲，與友人相會時的美好體驗，以及跟着他們發生的故事；並在豐厚情感的書寫裡停留或感動……

讀此書，確是感受到變化多元的旅遊，真正能讓人釋放原始感官與靈魂；文字引起我追求更幸福的生活本質：並非物質享受的富饒，而是無可取代的快樂、精神、靈魂上的放下、輕鬆。

翠袖乾坤
余似心

讓不幸化作美麗

女友患上癌病，接受電療與化療，過程漫長而痛苦，無論精神和肉體都飽受折磨。兩年過去終於康復，掉丟了的一頭秀髮重新長出來，她也勇敢地從自我封閉的日子走出來，重建信心，面對自己的重生。但有一天一位自稱愛神的基督徒朋友見到她，竟說：「妳一定是做了罪大惡極的錯事，所以上主要懲罰妳，別信天主教了，跟我去基督教會懺悔吧！」朋友氣得哭着離開。

她向我哭訴：「生病已夠苦，怎麼還說是上天對我的懲罰，把我承受的苦楚說成罪有應得，多麼殘忍！」我也氣極：「她憑什麼這樣說？簡直是落井下石，毫無同理心，這樣的教徒與惡魔無異。」

中國人有一醜陋的觀念，對於不能解釋的不幸，常說成是前生的罪孽，上天的懲罰，對當事人是極大的傷害和不公平。

有另一女友，歡天喜地初為人母，女兒臉上有一片紅胎記，她不計較因為

這是她的寶貝，誰知她帶女兒外出，竟遭受陌生人的冷言冷語，斥責她「必是前生做了壞事，今生報在女兒身上！」又有人指她「遇到邪魔鬼怪！」令這位母親幾乎要瘋了，幸好她沒有無知地怪責自己，只專心地去愛孩子。有一天她在公園遇到一位剪草的內地工人，對方看到孩子的胎記，微笑對她說：「我們村裡有一說法，這樣的孩子必是妳前生的子女，因為太愛妳，今世也要找妳當媽，為了讓妳認得她，所以在臉上留下胎記！」朋友聽後感動得抱着女兒哭個不停，向對方連聲道謝。

人生無常，眾生皆苦，我們不清楚，不確定、不明白的事，千萬別隨便評論，妄下斷語，傷人而不利己。

就如蘇東坡與佛印禪師的故事，心中有佛的佛印看任何眾生皆是佛；蘇東坡把禪師看成糞，是心中盡是糞。內地剪草工人那充滿愛心和善意的說話，把別人眼中的黑暗換上陽光，讓別人看成的不幸化作美麗，正是我們要學習的。

網人網事
狸美美

網絡公審

不知為什麼，總覺得最近網上事件的推進速度變快了，可能是被中美貿易戰進入白熱化一天一個重磅消息的節奏帶的，也可能不是。這次想說的，是一個從發生到「看上去結束」只經歷了5天的事件。

5月25日，一中年男子在乘坐成都地鐵時用手機偷拍旁邊一位女乘客的裙底，全程被坐在對面的乘客拍下視頻然後發佈到了網上，該視頻迅速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傳播；5月28日，成都軌道交通公安分局發布通報，稱針對網上爆料的情況，已依法對偷拍者常某某(56歲)行政拘留7日並罰款500元；同日，不少網民吐槽懲罰力度太低，與此同時，有人「扒皮」出了常某某的真實姓名和工作單位；仍然是28日，由於被扒出的常某某的疑似工作單位有些許敏感，遂引發了更大規模的二次傳播和網絡聲討，同時傳統媒體也加入公審大軍，「渣男」、「賤成咩」等字眼頻繁出現在公共媒體；5月29日，常某某的工作單位中國經濟信息社四川分公司發佈通報，稱常某某為該公司聘用員工，因其行為「造成惡劣影響」，「公司已依規對其進行解聘」；同日，網民勝利鑼鼓，歡天喜地地回覆着：「對！曝光他！曝光得透透的！讓更多人知道他是誰！以後遇到躲着點！」「這種畜生還有什麼名譽權！」「這輩子都別讓他找到工作！」「應該闖了他！」……

小狸也看了視頻。視頻中，這名男子犯案過程清晰，衣着光鮮，臉上的表情猥瑣中甚至還帶着得意，確實讓人恨得牙癢癢，很想直接大嘴巴抽。但是，

即便如此「眼見為實」，即便是如此的心情，現在的這種處理方法和結果，真的好嗎？

偷拍裙底，無論怎麼解釋、有什麼原因——哪怕是心理疾病，因為給無辜者造成了傷害，觸犯了公共法規和道德條例，所以必須受到懲罰，這一點毫無異議，而且懲罰的力度個人認為也無須「特別照顧」，因為無論施害方有什麼苦衷，對受害者的實際傷害都是一樣的。但是，也必須正視的是，偷拍狂確實屬於典型的性偏差，是精神疾病的一種，他們中的許多人明知不道德但無法控制，非常痛苦，且很多病患都擁有良好的背景。目前已知這種疾病可以通過心理調節和服藥來治療。

也所以，面對「偷拍狂」以及其他更嚴重的性犯罪，如何防範未來他及他的同類不再犯案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集體洩憤丟石頭砸死一個個體就完事了。在這些案件中，對於犯案者的常規處罰明顯太輕，拘留7天罰款500元起不到威懾作用，也是導致網絡公審即私行補償的一個原因——但是公審的結果又太重，已至少徹底毀了他的後半生，至於家庭的衍生傷害更無法計算。在這一環上，國外的經驗顯示犯罪成本相對更高，有的已立法需要長期坐牢，有的甚至要化學閹割。另一方面，跟進的心理治療非常重要，香港即有相關的求助機構和公益治療組織，值得借鑒。

至於網絡公審，現在已經是個全球性的問題，一方面它確實監督了社會，威懾了不法者，但另一方面也極容易失控，集體造成他者的悲劇。平庸的罪惡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警惕。

百家廊

戴永夏



端午節是我國民間三大傳統節日之一，歷來很受人們重視。因為時值盛夏，毒蟲孳生，過去常常疾病蔓延，瘟疫流行，所以端午節的許多習俗，都與除瘟辟邪有關。有些習俗流傳至今，如插艾草等等，有的則早已失傳。重溫這些失傳的習俗，不但能豐富我們的文化生活，也能增添節日的情趣。

在古代，從宮廷到民間，都流行端午節互贈「辟瘟扇」的習俗。所謂「辟瘟扇」，就是扇面上繪有蠍子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、毒蛇這五種毒蟲的紙扇。人們互贈「辟瘟扇」，是為了除毒辟瘟，健身強體。這種贈「辟瘟扇」的習俗，始於唐代。唐·馮贄在《雲仙雜記》中，明確地說道：「洛陽人家……端午以花絲織閣插鬚，贈辟瘟扇。」此俗傳到民間後，扇子的作用進一步擴大，人們認為它能驅除陰風，扇走瘟疫，於是互相贈送以驅瘟辟邪，祝福健康。

舊時過端午節，還有掛葫蘆的習俗。每到這天，家家戶戶都在門前懸掛紙葫蘆，以禳毒防病。紙葫蘆是用各色彩紙摺疊而成，葫蘆下面綴有紙穗，顯得十分精巧美觀。端午節將紙葫蘆掛出來，除了辟邪，也為節日增添了喜慶氣氛。

端午為何掛葫蘆？民間有多個傳說，其一說是：有一次，八仙之中的呂洞賓化作賣油郎到一山村中賣油，油價標明後任人根據所打油的多少而自行付費。於是一些貪心的人便多打油，少付錢。有一少年也回家後將這一情況如實地告訴了母親。母親聽後，對兒子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，並責令兒子立即把少付的油錢送還賣油郎，並賠禮道歉。呂洞賓深感其誠，於是告訴這位少年，五月初五將有大禍降臨人

間，回家後在門口掛一個葫蘆便可躲過災難，平安無事。少年將這一消息告訴了母親，這位心地善良的母親又立刻把這一消息轉告了眾鄉鄰。於是，聽到這一消息的鄉鄰都在端午節早晨，在門上掛起了葫蘆。果然不久，一場特大山洪捲走了沒有掛葫蘆的人家，而掛葫蘆人家則安然無恙。從此留下了端午節掛葫蘆的習俗。

在北京等地區，除了掛葫蘆，端午這天還有貼葫蘆花的習俗。這葫蘆花是一種剪紙工藝品，一般是用紅毛邊紙剪成開口葫蘆，再在葫蘆上刻上五毒圖案，象徵着葫蘆把五毒收進，給人們帶來福祿(「葫蘆」與「福祿」諧音)。正如清·富察敦崇在《燕京歲時記》中所言：「端陽日，用彩紙剪成各樣葫蘆，倒貼於門闌之上，以洩毒氣。」這種剪紙葫蘆花一般在五月初一貼上，到五月初五揭下來扔掉，稱為「扔災」，即消滅五毒。

「蛤蟆墨」是用癩蛤蟆加墨製成的藥物。過去每到五月端午這天，早晨天亮之前，許多人都跑到田野水塘邊捕捉癩蛤蟆(蟾蜍)。將捉到的癩蛤蟆帶回家，用墨錠(即墨塊)從蛤蟆嘴裡塞進肚子裡至肛門處，待蛤蟆憋死後，再放在中午的太陽下暴曬。曬乾後的蛤蟆即為「蛤蟆墨」，據說可治多種疾病。當皮膚紅腫發炎時，將蛤蟆墨用唾沫稀釋敷於患處，可消炎去腫解毒，療效十分明顯，所以過去民間常把它當消炎膏使用。

端午節捉蛤蟆製藥，典籍中多有記載。如南北朝(梁)·宗懷《荆楚歲時記》記載：「五月五日，俗以此日取蟾蜍為辟兵(病)，六日則不用。」宋·唐慎微在《證類本草》中云：「蝦蟆味辛寒，有毒，主邪氣破症堅血腫癰陰瘡，服之不患熱病，療陰蝕疽癰惡瘡……生江湖池澤，五月五日取陰乾，東行者良。」唐·王彥

撰的《外台秘要方》、清·顧祿寫的《吳趨風土錄》等也有類似記載。由此可見，捉癩蛤蟆製藥，有着久遠的歷史。而「蛤蟆墨」則是這些中藥中的精品。

「五毒圖」是以蠍子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、毒蛇五種毒蟲的形狀繪製的圖案。端午節在許多地方繪貼「五毒圖」，以辟毒蟲之害，這也是過去比較流行的習俗。

用「五毒圖」辟毒有多種方式。有的將「五毒」繪製到「辟瘟扇」上，相互贈送。如清·顧祿《清嘉錄》引吳曼雲《江鄉詞》小序云：「杭俗，午日扇上畫蛇、虎之屬，數必以五，小兒用之。」有的將五毒圖繡在香包上，在身上佩戴。如陝西咸陽一帶，過去在端午節時，兒童都佩戴癩蛤蟆形狀的香包，上面繡着五毒蟲圖案，當地稱為「疥毒子」。有的製作「五毒符」張貼。如在清代，每至端午，北京市肆間用尺幅黃紙，蓋以硃砂天師印章，上繪五毒蟲作為符咒之形，懸而售之，都人爭相購買，貼之於門首。也有的剪五毒圖案的彩箋，貼在門上。如清·顧祿《清嘉錄·五月·五毒符》記載：蘇州尼姑庵「剪五色彩箋，狀蟾蜍、蛇、蜈蚣、蜘蛛、蛇、蟻之形，分給檀越，貼門楣、寢次，能驅毒蟲，謂之五毒符。」還有在端午節這天穿五毒衣。如明代宦官史家劉若愚的《酌中志略》記載，自五月初一至十三日，宮內太監、宮女都穿着繡有五毒蟲圖案的五毒衣和艾虎褂子。兒童也有在端午節這天穿五毒衣或五毒背心、五毒鞋等，以辟邪、免災、祛病、除害促進身心健康。

以上這些失傳的習俗，雖然在當今已難覓其蹤，但它們卻像掩埋在歲月長河中的珠玉，拂去歷史的塵埃，依舊閃閃發光。因為，它們曾是古人節日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也是傳統歷史文化鏈條中不可缺失的一環。

信而有征
劉征

接到香港文匯報副刊的邀約，囑我開一個新的專欄。每周一篇，一次千餘字。初時覺得不難，及至提筆，才覺得一千字比一萬字難寫。就像是一頓飯最後的咖啡，最好是expresso(特濃咖啡)，濃縮咖啡香味久一點。想一想，決定開篇從飲食談起。

食色性也，吃永遠在第一位。講起吃，中國人最有發言權。但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，中國的吃不好說。不像德國菜，追求的是精確。好不好吃不重要，必須先把握營養搭配好。所以德國人總是將自己的廚房打扮成實驗室的樣子，配上天平和量筒。每次做麵包，舀麵粉的大量筒有刻度，鹽和各種穀物用的小量筒有刻度，麵包機也有刻度。然後，放到烤箱裡，定個時，鈴響了麵包端出來，手起刀落，幾大片就擺放整齊。外硬內軟，典型的Mehrkorn Brot。端上桌後，廚房裡的精確就到了身後，桌子上是一個鋼籤上插着一隻大肘子，配着一杯來自慕尼黑黑啤的啤酒。有次跑去一家主題飯店，店主人工熱地介紹他們的特色啤酒浴。在冬天的冰天雪地裡，幾個大漢泡在木桶裡，裡面注滿了啤酒。旁邊還放着一個酒桶，是用來喝的。所以吃德國菜，講究的是實惠放心，飯館

的空間好像都比別處大。德國往中歐去，沿途的捷克、奧地利都是這種豪邁又有點敦厚的作風。

相比之下，法國菜考究而富於藝術的美感。除了原料要新鮮，烹飪的血色也得嚴格區分。一塊七分熟和五分熟的牛肉絕對是兩種色色。如果是Charolaise，連拍打的次數都不相同。端上桌，盤面早已變成了一件造型藝術，甚至一顆八角，都有它的美學價值。盤子角落裡配着一小碗澆頭，是龍蝦、甜菜和胡蘿蔔熬製的服務生退下之後，音樂就響起來。緩慢的bossa nova，與一杯AOC評級的波爾多紅酒，一個看起來羅曼蒂克的夜。

若論起中國菜，與德法不同，倒有點像意大利。每到午間，滿大街飄蕩的不是花香，是飯香。該吃飯的時候吃飯，變成了這個世界上最無可爭議的道理。即使是口味，中意兩國也似乎更相近，都是麵條和餅。所以，這兩個國家看起來最有煙火氣。處處都熱鬧着。但中國飯畢竟不一樣。除了煙火氣，中國的飯還寫意。一個中國的掌勺師傅，炒菜只用一口鐵鍋，一柄大勺。這裡揮一下，那裡沾一下。炒菜是它，取料也是它。開勺的時候，掌勺師傅面前的火焰高度預示着這道菜的火候。所以，一

個師傅一個味道。有時，出自同一個師傅的菜味道也不一樣，問了才知道，今天他心情不好。所以在外國人看來，中國飯難以言喻。但中國菜看似混亂，卻有章法。

清代詩人及散文家袁枚在《隨園食單》開卷語第一頁說了這麼幾個字：「學問之開，先知而後行，飲食亦然。作《須知單》」。接下來的兩章，先聊了烹飪當中需要知道的事，從作料、洗刷到時節、器具一一說來。講完又談戒單(不可為之事)，把縱酒和外加油都數了一遍。然後才開始進入正題。在袁枚看來，規矩立起了，就可以談做菜了。所以，吃也是有哲學的，東方是秩序與平衡的哲學，背後有個度。火候不對是度沒拿捏好，鹹淡不對也是個度的問題。至於原料是什麼就都不在意了。所以，四川菜是辣的，杭州菜是清淡的。度不同，風格不同。

西方吃的哲學不是度的哲學，是個性的哲學。原料也許一樣，畢竟理念不同。於是德國人做不了法國菜，嫌它纖細。他們愛大碗喝酒，大快朵頤，圖個爽。意大利人則說，上帝管天，我管地。從嘴開始管起。每個民族的民族性格就出來了。這也許是吃遍天下美食真正的含義。(編者按：作者為內地青年學者)